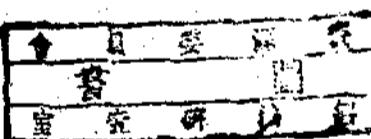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廿四日收到



217

號

國際問題參考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  
民國三十年一月一日譯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

專供參考  
請勿發表

## 駁林白的謬論

本文作者塞凡斯基少校 (Major Alexander P. de Seversky) 是世界航空界的老人輩，他是飛機設計、飛機製造及飛行員駕馭的專家，且係空軍武器戰術的權威。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參戰，隨統率波羅的海的帝俄驅逐艦隊。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後，他赴美。一九二七年入美國籍，並加入美國空軍特別級飛隊。他曾發明「自動轟炸測量器」。他所設計的陸軍驅逐機，在速度方面曾獲速成很多新紀錄。文見本年五月美國《水星雜誌》。

林白上校去年屢次發表他對於歐洲及美國空軍地位的個人

觀點。美國人反對過林白，一部份人認為林白工穎點觀點多少代表一般船員大眾同志的意見。實則大謬不然。我們雖極不贊同林白的見解，但卻保持誠然，蓋因人民船中留存着林白是飛行聖手的藝人故事。我們不願大家對這名譽美國航行事業成功的偶像有毀滅之感。這個偶像，被人拖入泥潭，利用他作政治辯論，我們心裏頭實在感到憤恨之至。作者覺得林白的威望，被一部份人很不適當地予以利用。不管他們是善意也好，惡意也好，他的被人利用是事實。他們都玩弄著林白來忘的愛國心。他們將他誘入他們的戰場上作成，這些戰場接的是國際政治、經濟、侵略和空軍成術的牌子，這一切，都非他飛行經驗所熟悉。

一切研究飛行術的人，多少佔些林白上校的光。我們知道，林白為榮譽而生，對於一切致力研究及促進美國航空事業的男女是個寶貴的

是之故，當林白一再在報紙和國會審查會席間提出他對於空軍的見解時，我們不缺和他爭辯。雖然他的判斷，有人錯誤地認為是我們全體的意見，我們亦置之不理。但最近他在有利奧司刊發表一封，給美國人的一封公函信。林白在該信中向飛行同志作明顯的挑戰，以致不贊同他的飛行家們不能再不問不聞了。林白請讀者不要再作空談，應要求專家具体答覆國防的實際問題。

答辯他的挑戰，我必先認清林白上校僅只是一個飛行同志。他同樣會犯錯誤，他的知識與經驗也有限制，和我們其他的航空同志一樣。林白本身必先承認，他雖然駕了一架飛動機飛越從紐約至巴黎長途飛行三小時，可是，他不能認為對於飛行科學的一切複雜原理，他比別人造詣獨深。林白也不能因這長途飛行，就無條件的變成了戰術戰略、飛機設計、飛機製造、空軍組織、或其他問題的權威。可是自從

此舉行之後，林白却被人利用來討論這些問題。

林白二度的聰明與地處，固然不無問題。不過，他當承認，他對於這些問題的認識，並不比作三十三小時長途航行之前多知道一些。但是，他被尊為民族英雄之後，却想對於每個問題都來發表意見。不論它與航行問題隔離多遠，甚至連一點也不發生關係的問題，他也都參加討論。大家這種崇拜民族英雄的怪癖，迫使林白受終身的苦痛。近幾月來，林白受圖謀私利的人們的利用，更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因為每個美國人都極關心美國安全，並願維護美國民主式的生活方式，我對於林白工校所發表的政見，當然可以批評。但我覺得，在政治這方面，林白的意見，或是作者的意見，都不見得比其他美國人高明。可是，說到航空方面，我認為我不但有資格參加討論，

且在戰場上，我也應該把我對於航空的經驗以及關於技術上的性  
質，如白述說幾句話。

我畢生專心致力於研究飛機的設計、製造和飛行等問題，並  
積極研究這兩方面所成功的新技術。那種研究，是根據法軍和陸  
軍的機械學識，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實地戰鬥的經驗。我山同林  
白上校一樣，在這次歐洲爆發不久之前，得到了極密考察歐洲空  
軍的機會，我在一九三九年考察了整整七個月時間。其時，我看列  
了在飛行的和在建造的納粹飛機。我自己也駕駛過英國的飛鬥  
機，和歐洲其他型式的飛機。

就技術上和策略上討論時，林白上校的主要論點可以綜合成  
下列數項：

(一)英國雖有美國援助，亦不能勝德，至少可以說勝利的機會

## 渺茫得數等於零。

(二)若以全部生產的物資援助英國，我們將因此而減少自己實力，危害美國的安全，甚至使美國遭受被進攻的危險。

(三)美國若<sup>不</sup>適當的防禦措施，不管將來變成如何都是他們安全的。因為我們可以建設一個攻不破的軍事上地位。總而言之，他是主張美國獨立自保，擁護以前的孤立派。

林白公開的發表的許多話，我聽得非常氣憤。但是，從他這些言論中，似乎他對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技術問題，上面描述的三点，我根本沒對。實際上這三点的基本理由是同樣的。林白上校的判斷，全以現有的航空設備和目前作戰情形為根據。這作戰情形也許是暫時的，他却不管。坦率地說：我認為林白沒有起穩住空軍的整個性態，也不知道這回戰爭革命，正在猶酷地降

聽全世界，更復何處也。只是加利空軍委員會這個人，縱使他本是建有  
鐵訓，永遠是英軍的敵人，沒有駕過他被你害死的時候，我也是  
不知道空軍永遠是英軍的敵人，以及英軍空軍對於英國國旗要發佈  
意義，這真令我不勝訝異之至。

現在該輪到你林白先生的論點一一予以駁斥。

夫歷史主義者對於英國戰爭前途持何態度，我就是壓  
抑了一切的感情作用，似乎也不難曉得吧。我相信英國不但有成  
勝德國的機會，而且縱無美國物資的援助，失敗的機會亦很小。我  
自然，本單就英國而論，我是指英帝國全體而言。

我善鑑利弊的第一個根據，即是：實上此次戰爭，已漸至完全  
為空戰。空戰勝利說者為方稱空軍強弱而定，英軍制空權上了  
美國的空軍，其潛力必足勝過德國，甚至可勝過德國如丘吉爾所說

據統計，林肯上校軍事委員會中，某委員會總過：「原來英國艦隊獨處  
勝地，而且其軍隊的軍氣大為能力及產能所掩，其內當取勝利等  
於或大於德國的空軍力量。」他這裡對於優劣均勢的估計，還是  
以  
出發為鉅為悲劇。

戰爭的進展，已漸達到一個劃時代的時期，這個時期，乃因  
蘇聯的集團，集中全力於生產方面來作競爭。在納粹統治之下的一  
面，因為英法主要的領土，將日見困窘，它將變為古巴那樣，終日  
見猛烈的攻擊，而遭營養不足的三軍人員，多半在強力壓迫之下  
犧牲。英法的一面，其生產中心散處于全球，可得到一切原料，並可  
在許多地點不受敵軍影響的地區工作。三軍人員的完全奉公，  
雙方且營養很好，在這種生產的競爭中，英法趕上納粹國家，已經  
是即在目前的事情，同時這遠遠地在歐洲中稱雄，亦然極有把握。

德國研究員之戰爭初期在歐洲空軍，總數皆產於德國，是  
是次之奇點。但英國飛機在戰鬥上比敵優越，則本是同後顯著的，  
英國空軍力遠東大空空座，較美國為早，但英國空軍機械與空  
軍機械、機械及裝載武器彈藥方面，都不及美國。美國雖運機械也，卻  
為好。

所以我相信希特勒數量上雖占優勢，但與美國空軍空座  
難。單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即在雙方大規模空襲以前，我即主此說。據  
六月一日，我以為父親說，在這種情況之下，德國不應侵入英國。至今為  
止，還沒有發生過足以變更其這意見的事實。

無疑地，是次一切都依然。林白上校在一九三八年研究歐洲空軍的  
機械機械，則今天得些眾當然要好得多。他對於低估德國空軍力  
量，素有警戒，也完全而痛心地驗實了。事實上，發現德國空軍力量

英國空軍上級士一再說，空軍就是機場的軍隊，一機場就是機場，機場就是機場。這就是奇襲勝利，使海陸空三軍及陸軍的錦標得名，也可說這是美、義、法國的自滿自足。

在另一方面，林白上校沒有理解，或至其沒在其公開報告中明白地指出英國在機械、社會的方面，占有優勢，他因與你我飛行員直接而緊密的接觸，故與外行一樣，往往祇注重數量，然而英國迄今為止未能阻止敵人占據英倫制空權者，實全靠着質的優越，因此希特勒集量上見長的空軍也就無法壓倒英國。只要皇家空軍能一天保持質的優越，納粹的侵入，更一天是空的風聲，一定受到希特勒的相當無奈感。他向盡力擊滅英國之時，才有征服英國的希望，而他要靠的是猶有比現在更有效的空軍。

在林白上校的空軍理論之中，另有一項足以對開闢

釋他對於美國抱悲觀的緣由，六七月間著文，他相信德國（用他的話來說）是天主教空軍國。我們在美洲是一個天主教空軍國，但其施政惡，特別之英國，便不是。這觀念是完全錯誤的，以前曾經有天生的海軍國，因為這國四面皆水，為他國所否，但多國的四面却都有空氣，使德國取得領導地位的，並非某些遺傳的空軍優越權，而是棄絕老成軍事概念的革命勇氣，其優點是在心理方面，到現在英國的精力全就及至速度之驚人提高（雖然開始較遲），却與德國當初快着先鋒的事實同謀于人以極深的印象。

軍事學者知道當兩國力量差不多的國家相持不下時，兩方的優勢是隨時轉移不定的，譬如摔跤一樣，現在一方似乎有了決勝的把握，過些時就又轉到了對方，旁觀者的錯誤，就是把臨時的優勢認

佈了極大的憂愁，這也就是以林伯上校所犯的毛病。

他說：德國竊占着軍事上的優勢，因為它制空軍根據地在  
那裡維克，南迄比斯開灣，成半圓形包圍着不列顛羣島，這是對  
的，但卻沒有看到這種情形並不是永久的。如果德國僅是對不列顛  
羣島作威，他的著論也許還站得住。可是德國却在與整個英帝  
國作戰，就生產而言，這在與美國作戰。邱吉爾曾說過，在必要時，戰  
爭可由帝國的外圍據點來繼續，所以現在德國真是包圍着英格  
蘭，但同義地，帝國及其盟邦都包圍着德國與被她奴役的邦。

飛機的航程，正在迅速擴大，而每一次擴大，歐洲與英國之間  
的軍事關係即有一度变更。德國及金融界，成為敵方空軍包圍  
的中心，這個日子愈來愈近了。倘若最近英國攻入北非洲，亦即預示着  
此種包围到最後，一切將要經過很長時間與耗費很多的鉗一

英國遠東易于控制歐洲的殖民，而歐洲则从印度到蘇聯  
的殖民。這樣斯德哥爾摩才更中心点的變遷，可由極東的  
俄羅斯大出動，不僅可由華府或東洋為主，又有時必須自  
加義大利甚至印度出動，及更反有這一点則不消說必復  
絕對地遠東全球的領空。

林台上扶桑號英國在東印度，俄羅斯的中點，美集中  
的兒子，依他所選擇無論不否，我們必會想像英國處了集  
中的兒子，四周都失敵方制空权，才由散列各處形成色圍  
形勢的各根據地出動，以當我們承認優勢英美空軍的可  
能性時，我們亦必須承認歐洲也可一樣是一同集中目標，  
要在四面楚歌的威脅之下，林台上扶桑號英國在東印度的  
需要，這在各方面而討論，但歐洲各地，不論意大利，法國南

部，或已不等半島上的狀況。八家英制空襲樣樣灰不潤手，  
中則一旦列強鑑為有侵領必要而請假，德國就不能說此  
美國的佔領是反德地主，現在大家都同意于一條原則：如果  
制空權在敵人手中，陸上鄰國的依次便不可取。

如果不到列強歸屬卷入德國手中，則成爭割東歐兩相  
轉由帝國的其他各地負荷，而後窮兵緊迫地繼續作戰，同  
時加緊美國或英國，因為這是攻鼎德國化歐洲所必需  
的。如果美輪遭瓜分英國手中，則形成兩方將其連地趨于平  
衡。舉，如果林肯不找最大約希望，真如他所說的，來預防威  
爾斯、坎長則此將不復英國，實是下之之策。蓋力使不列顛  
諸島不致淪陷，才談到列英國不願战争英長的意願。

我們亦不能忘記當战争在進行中，征服歐洲制納粹

被，或已不舞半盞，上破缺何一安，莫制空嫌，羞辱承天，猶不  
中，則一以列兵怒為序，故鎮必要制諸侯，德國犹不能服此。  
美國外臣屢反，虐地於鬼，灰太家都聞意示一條原則：如果  
制空權在敵人手，處大難擾的你我，便不爭。

如果不到頭，群禽為吞入德國手中，則战争的重担，抑將  
轉向帝國的其他各殖民地，而復窮年累月地繼續作戰，同  
時加繁來設威，实深固，固為良策，攻肅德國化歐洲，非毫  
微，如米英倫遭瓜葛國手中，則作戰兩方，將此地趨于平  
衡，如米林，但又扶舉太弱，不如他所說的，本預防威  
力，據從長，則此亦復矣，實是不妄之策，盡力使不列颠  
群島不致淪陷，才無違制美國不顧战争，英的意願。

我們求不能忘記當战争在进行中，征服歐洲的納粹

黨必須營繕一宇，對敵制下，如果還不是反叛的一大陸，亦必須飼養底極端反覆燒不倒的敵萬人。他們所擁有的勢力是一塊，數度練礮而內部離心，驟變為火燄，而與此統一，此較在邊和政後，遠齊火力，不弱矣。美集團對抗，美帝國的人力物力，已經開始移動，列以才的平衡，不厭調練場及新根據地，大英北美，澳洲，新西蘭，非洲及中東各地，紛繁處之中。

這種情勢現在完全出現，但在此種情勢之下，軍情教練的統治，稱日甚一日，他憑着更有力，更有決心的敵人所包圍。試以此種形勢看來，則未來力量，於是將兵團商業取攻势，假如真六軍能夠成功，那就可以突破對歐洲的嚴嚴色圈，然而德國在這才勇依舊毫無戰功，把援攻多麼空洞。

就更鼓励对美作迅速与更重的援助。如果他相信德国能胜利，我不必劝他。那末他不设法使胜利的程度缩小一点。

凡是我们诚心神交友好的国家，和平的人，在反希特拉大旗下风之時，事实上尤其不能太事提倡。反正德情移下，協議，打退关，一舉滑稽劇而已。不向鬼滑如何偽裝，庶更和平，只会使德國調心所欲，而無阻碍地使英野心日見增大。即使大家努力，頂多只能瓜納粹，寧開去蒙的。陰影中成立一種休戰協定，休戰期間又開始軍備競爭，而美國在這競爭中将成一個大東倒而最感焦頭爛額的國家。

因為協議只織在两个地位差不多的国家间举行，这

氣氛極其白熱，貴族、軍隊、官員連列軍事均勢，這可由兩參政來證明。第一為東德，<sup>上</sup>是我們正以殘酷的及其他無效力在做着。第六，據我所知，蘇聯在戰爭武器供給完，英法何別解條件下，則實力為之築和平主義不要求總國獨裁的和平。

現來，讓我們來看一會蘇軍上校的第一急切。他說如果我們為英國而用盡我們的武力，耗盡我們的空軍，我們並無自衛嗎？我們答覆是為美國而努力，或為統一國勢力，也就能勝於加強我的國力。

我完全贊成該軍部長之決意，他底歌外夾奏真會函內疏，燭及國家為永久，並不無益看底手頭的飛機數目，而當魂失灰飛機制敵……然，我們需要大量制各種

威勢。據某所知，故相責版，反承當着連列軍事均勢，更可由  
兩參政來達制。第一，鴻臚德，是我們正以發憲的及其  
他的灰力在做着。第二，增加兵、馬、營、餉，此一舉，爭武器供給  
究竟，何別乎參政至則參政，多籌积蓄，並等不要求德國  
獨裁的和平。

凭床，蒙莫泊尔来看。一看林肯上校的第二号急件，他竟  
把我们看成俄国而围攻我们的武力，耗盡我们的军械，我  
们连装备都焉。我答覆莫泊尔，成为统一国势  
力，也就等于加强我们的战斗力。

我先父贊成庚午年夏之月庚午日，被意鬼地衣致外夫來  
莫會函內，謂國家為大公，莫不無令看庚子邊的飛机  
秋日，而奮魂大庚飛揚，然我們需更大量的各種

飛機，使我們的空軍一一空軍被廢止來。此外我們國力物  
資大，亦必須由我們大廠設備為優先，國防工業掌中技工人  
數的增加，我們底建築，管理及維持大飛機上仰緊張統  
驗等來判斷。

這些東西，是我們不能遺失美國或他家去的。它們與  
我們底一起，猶如美國的永久堡壘。它們是人力物力對美  
投資以換得第一批贏餘。

林白上校在那篇發表于高利埃周刊的文章裡，及底  
別處，曾經說明當時不能使自己適及威脅它的危險的  
錯誤，假使某些國家，如果數年來曾努力於他國的兵士敵營，  
如旅中三將兵大敵，則本督中國軍最大可能之失敗將，完  
的已可達到大變局未變統一，因而能底納粹危險建設時，

將此項未產轉為己用。同樣地我們對軍的全面生產援助，亦正迫使我們將生產、經驗、紀律及心理調整，一足應對着前來的時候，就足以適應我們自己的國防需要。

為利用這種面前的可能機會，我們現在必須開始為前途計劃。例如說需要建設新工廠，這不僅為了我們現在與未來的擴張，且還為了日後擴張更多、更重要的用途，倘若料不列承認我們的空軍情勢，我們可以英德為借鏡。我們當然也必需灰付這些特殊的因素。但我們就不必間斷目前穩定的日見增大的生產額。我們全部準備未來空軍的大作，在此階段又一擴張大綱設計，實驗與計劃。當然，這三者中，沒有一樣因援助美國而會受到限制，恰相反，舉英國未產或可

作為創造新空軍努力的保証基礎。在為英國人所處勝利，  
們也就奠定了自己空中霸權的基礎。

在反對擴大英國的理論中，可以找出林白大談著一  
流人很大的矛盾。一方面，他們說現有制威在這種中國美  
國空軍不及水準太遠，已太舊太過，或即將過時。另一方面，  
他們堅稱我們必須保留這些武器，以免用盡了美國之防  
禦實力。在我看來，依常識論，似乎不必擔心無用的武器。  
說壞武器勝于無，這本對的。它們給人以一種虛偽的  
安全感，它們比沒有還要壞。二猿凜驚駕空的空軍清單，只  
能鼓勵誤認的空威，例如意大利，已因此而付出了極高  
的代價。

實際上，現在我們在作戰飛機方面所有的一切，包括

生產方面的模型，在我們的會議不成功的未來空談中，都將毫無用處。驅逐挑剔似不最宜讓我們保留起來，可是它們的樣式，你很狀地，就要求成為過時無用了，這已非此次戰爭的實際戰<sup>役</sup>內所列證明。既然我們已採取了行動，手裏失去效用，為什麼還要像舊派官僚們我們現在所造的農機，顯然不適于我們自己國家的需要。它們的制種技術，不能夠用來抵抗遠之滑狀的敵人。國內生產及為英國生產，成不變的製造出來，到了標誌自然絕對免誘，我們要計劃，設計發展農業強國的基礎，以適應我們日後的需要。

林白上校曾取明英法兩國如何不能從它们的氣體中鍛來，一真列戰爭真天把它们要翻譯才曉得。我們在美利亦曾沉迷於文同樣的氣體中，妄想力圖和美國勝，我們

才像醒來。我們政府完全失其本職，以至難于取，光榮識喫  
跟美國人共亡。臺灣清兵滿州總督，新兵續兵等的更重  
收差統政府大神，終遇敵，竟就和法國及地圖那些奴僕算  
盤，我自滿有尺者，一據地，將制叛視彼，妄圖成爲地圖，失  
工廠，決不會削弱我們，反可突現軍事工業，根據制，但獨服  
殊國，改此所為，及使美國人警覺自己，在一爭敵據吾界中  
勢在制地。

所以說是為多，但假若美國就有損我們自己國防制  
政，夢想辦，故不思外的技術觀念上來制斷，实不能成文。

最後我再說列拿辦制中，此，美國的國防地，我們雖努力使先戰為奴  
美，某因得別人真故，前來攻毒，我們雖努力使先戰為奴  
此，產灰，害軍所造或制，新境境下，我們有力量把我們的來

全分為防禦的方策以圖內攘外。

十六

閔子這些問題都既疏忽，多數是由于從用侵暴土地一詞的觀念而來。侵暴土地已有成為當時專制的觀念，而辰不久的未來，我們後人又怎樣會為反盜時代的觀念指責取人不能以軍隊侵凌而逼迫逆黨他依附一國，毫無參用處。這同一敵人，如果能獨力被割於我國的大陸，那就不必依據領土，也可被擊滅。中國遭受極大的破壞，假如有人民真這樣失不脫獲得最勝勝利，一雖然我相信天龍夠的，一事突生，誰舊指出這失一連沒有中國者心患幾何破壞与打掃。

近代增多的本要旨已不再是佔據，而是全面破壞，是可由空中來完成的。一國現在可以用完的空軍，整齊地而不失一寸一寸地打盡對方。這即是全面戰爭概念的集

心，亦是斷解虜軍。一望宋時，代的威勢，我們必須準備抗禦。本地獲威勢，內寧外已，終失了完的保護價值，且據身處，更為變改，或稱為奇謀，情緣那樣的幻想國防。

換過大洋，盡收美國，天已終可能到了。林白上校自己也曾說過。這種可怖狀，此後將日見增大，別最嚴，多則大漠便會像不列顛羣島一樣地易被侵略。大西洋不會再比美倫，海峽多一太陽般作用，非一船保護者，將是我們宋軍的量與質。

林白上校麻煩到絕，看的飛龍形式時，是很精明，銀鏡寒的，但都奇怪地，本族許不久未來的空軍時，却異常拘謹，放不開眼光。他不能想像空軍範圍及實力發展之速度，猶豫，他已奉天國商船橫渡大西洋，聯繫的最後一次之

一途中，實不無風。這三步之一馬上，就會擴大為二步之一。

這種進程，一進來，就非受些超越大深時才止。

林公府二十多上將的飛駕，把池底盛了歷史民族及民族英雄，也許在他們記憶中猶印象太深了，由是使他們錯認他銀色大隊真美天豐。數數精疲力盡太虛動了，因此對才大隊，連抱着老式劍規卷，有些他亦頗與定命論者殊奇錄材錄一般。

一宇實際在說，五臺中北千萬枝箭，周鵠而設計飛机的，看來就可達二萬支，并且神著于地獄的圓圈，不久的將來，須多灰天半以幾十度究竟可以定規制。這範圍，還有二宇國家義國家屬一部份，可以絕對不受其累。

候一都你馬後轍。在這個情形裏面，大約洋人平洋者  
相繼淪入一了或另八九空軍國而被制之，海軍完全沒  
有用處，除了用空軍，說真話真天防禦狀況。

我聽了解陸海軍大將們如何只決意於舊日的軍事  
概念，想教人他不去注意那豪華中的一明日空軍，但猶豫  
難了解何以像林白上校那樣的人，亦會這樣。我只能臆測  
上校因為既與軍事知識而參照空軍事業太淺，又為以前  
的眼光所蒙蔽，他不知道軍事上傳統的假定，已以空  
軍及此次战争的教訓推翻無遺，這在他是意想未列的情

於失心病失張，故及彼據土地底軍事上勢重更復  
據他依舊迷惘，防禦的軍備及其技術，他本初質基本的軍

李原則，即最強的防禦軍是敵襲的進攻。一這原則又用來  
突擊上，更有百倍的確當。等將敵人侵入，而後肉搏打擊，就  
等于智殺，有理智的突擊，即是殲滅敵國的根據地。

威平的轰炸机大隊將來攻擊很輕易地飛航十小時  
以上時間，到達英國的目標，空們將永遠橫飛過去，  
也許帶有銳利俊虛的殺戮人員，並且有理想的舒適條件。  
夜到達目的地位後，機上人員精神非常煥發，好像吃過早  
飯後走出他們的家門一般。威平時代的飛機裏，航行一小時  
到德國或意大利內地，和飛行十小時橫穿大洋到達美國  
內地之間，究竟什麼區別，在一切有閱的因素之內，飛達的  
時間可算是最少危險最不費力的。一旦列達敵國領空，不  
問轰炸机的下面是魯爾或賓夕凡尼亞，蘇特蘭或艾加

來，倫敦及威爾斯，及設術上的一點都沒有少列。列達大後督被  
奉天光宗一樣制，十宣恭憲修制續米亦絕對相同。

這樣本音通地被人了解，都是真理，即一國國家愈工  
業化，愈愈易于受灾中的破壞。美國的工業，因為有賴于動  
力的中心來源，方審切察敷在幾个中地點，正成了空襲的  
理想目標。我國的幅員寬宏，可爭我們以大的感覺，但東東  
中地都不多，而且政局易受敵人的襲擊。

我認為那些委認美國有受空襲空襲可能的人，是僥  
脱美國人民入于一種更為的安全感，其危險与使法國人  
迷信馬奇諾防線一般無異。

我们雖然承認我們的大洋及海軍在目前的重要性，  
但在考慮到不入將來時，最好還是把它们都打個折扣。我

们狼愈早認清隱灰大隊殘變後的貌為安穩，已是過去的事情，那就全客。反撲，孤女夫蒙，實際已由安軍的蘇達及安軍航模發大的事變，雖不攻自破了。每一件新武器的發明，就使一部份以孤女為榮的個人，與以存灰。印度安人灰被航船与火药衣服之前，是在山半球孤女的。特大洋而孤女的，最後邊際，已灰破碎中，這決不是所言旗幟能改變的事變。

大西洋灰時間上已經挾列了八小時以下。未來世界的新航突失通，將灰大陸之間鐵或綢糸的路線，大洋已不足重視了。美國像從前一些東原小城那樣，被新的鐵路所凌據，突然與廣大的世界吞吃了寧初圖樣，我們將突然地參觀美國廢灰參舉。說實在通商船中間，不論美商用航，安或

破壞我朝的校學，宋寧宗一朝，由朱熹無法陞湖，對此真  
以為失活在過去中的人們，由太師保衛的幻想，文  
天祥已經很夠了。明白新時代，實質已變的新人民，必復  
嚴斥這種號號寫式的避光現象是危險的。

我不幸也。林伯大校竟已日暮為孤女夫家謀取哲學  
的廢言人，夫取半勢東偏，用範圍日小，養子性日大，而近代  
太平非免寒的撤退。但如懷疑他對於美國的忠誠，那當  
然更是不可笑的事情。林校他兩地依富然亦同樣的可笑。  
林伯大美國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精良的偶像，人多貶  
他偶像能接受請求，麻秋後，濟齊，軍事方面不要妄參參議，  
我們就那樣尊重他。